

当代女作家情爱小说



晓寒深处

吴迪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当代女作家情爱小说

吴迪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深处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晓寒深处/吴迪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3.12

(当代女作家情爱小说丛书)

ISBN 7-5329-2179-4

I. 晓 … II. 吴 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3996 号

- 主管部门**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 山东汶上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
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/11.875 插页/2 千字/243
印 数 1-5000
定 价 17.6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往事如烟.....	1
第二章	初见伊人	39
第三章	伊人何处	84
第四章	单身清唱.....	143
第五章	爱的交响.....	217
第六章	山高水长.....	290
后 记		373

第一章 往事如烟

—

往事，是跳跃在破旧小提琴弦上的一群夜蝙蝠，在颤抖的旋律中一下纷纷袅袅地散开了，仿佛一丛黯然哭泣、意犹未尽的省略号……

往事，是一片片燃烬的飞灰，在明灭的火光里闪躲着，是黑暗里永远无法看清的过去，台灯下寂然一人的夜色是无边无际的海，小小的房间仿佛一叶孤舟，在时光的暗流漩涡里无法把持，忽上忽下，时间，让万事万物在我们的手中化为乌有……

往事，是痛苦呻吟着的写作，是泪水里绽放的，串串洁白的吊钟花。

往事，是一丛丛张开双臂伸向空中，无人理睬的水芹，我在岸边回头，目光渐渐被浓浓的潮雾淡开。

十七岁那年，我失恋。生命对我已不再重要。十八岁那年，我被强奸，一个人在陌生的京城里满目凄凉地去打胎。二十七岁那年，我离婚，与牙牙学语的婴儿骨肉分离。三十岁那年，我深爱一生的男人又患癌症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现在，我三十二岁了，三十二岁的女人，在虚无与真实的岁月里，编织深深浅浅的文字，抬头看镜子里，自己将老未老的容颜。

世界这样大，而我除了涂涂写写以外，好像什么事情也做不来了。

是的，我做不来，我只能在虚无与苍白的时间之外，涂抹没有任何根底的文字，我的文字飘着，在将来没来的岁月，水葫芦一样地飘着，我的文字和我一样，不知道明天的命运是什么。而所谓活着，那无非是想办法解决，在虚无与苍白的时间之内的事情，比如吃饭、睡觉、拉屎，比如做与那些事情起一样效果的做爱。

麻木的人，吃什么都吃不出原来的味道，即使是山珍海味，也会随便地扔进垃圾桶里去，睡觉更是痛苦的事情，该睡的时候眼睁睁地躺在床上折腾，翻过来，滚过去，所有的伤心往事都浮上了心头，哪怕是一个眼神的怨愤，一句不经意的嘀咕，都会从心底里翻出来，清晰如刚刚的经历。不该睡的时候，无精打采，哈欠一个接着一个而来，捂都捂不住，只能尴尬地一遍遍说着道歉，在别人怀疑的目光里，那分明是在问：昨晚刺激吗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刺激感官的正常感觉，它们都已经失去了自己正常的功效了，像一堆报废了的机器零件，随随便便地扔在那里，恨不得每一个人都像自己一样地坏脾气，好理直气壮地跟那人吵个痛痛快快！吵个天翻地覆，然后再摔摔头发，谁的反应也不用理睬，傲然而去。

我绝望地望着头上那轮惨白的太阳，太阳也好像昏沉沉

地睡着了。

我没有变态，我不能听到任何一句关于我变态的声音，我是一个修养这样良好的女人，有那样好的家世和学识，我怎么可能变态，变态是属于有心理障碍的人的，我从小在爱的包围里长大，成年后，我的外表看起来也是个温情绵绵的学者。然而，麻木还是这样无法挽回地侵蚀着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是暴露在空气里的一块生铁，渐渐地被周围潮湿空气里的各种腐败元素酸蚀氧化，锈得不能拿得起来了……

我真的不能相信，我还能和男人做爱，也许，只有那部分的器官还能找寻到一点点的感觉，于是我抓住这么一点点的感觉，不断地找寻新鲜的目标，我一遍一遍地痛骂自己是个婊子！有时，我想，我只有在和这些的男人做完了以后才知道，新的一天又来临了，是的，窗外那微曦苍白的眼眸，象征着新的一天又来临了——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生活是一坛刚刚起封的美酒！

无论是在我自己还是别人的眼里，我都好像是在堕落了，堕落在一片无法走出的沼泽里，听任时间把我一点一点地淹没，堕落，与其说是一种不自觉的颓废享受，不如说是难以突破的自我挣扎解脱。

不要再满纸空空地与我谈论什么小资时代、素食主义、SPA生活方式和布波一族的精神追求有多么前卫超脱了，也不要再对我说什么新新人类的残酷青春，什么自由与灰烬，激情与妖艳了！所有空泛的论谈都比我的麻木还要没有根基，也不要再用一篇篇夹杂着动人故事的小散文模式来腐蚀

我文字的重量、我沉思的视野了。

当爱情走了以后，谁能告诉我，如何将麻木摆脱？

曼非已经再也不会回来了，曼非离开以后，我这是在和第几个男人做爱了？

我不能停止与别人的做爱，就像我不能停止对曼非的寻求，可是他们都不是曼非，他们不如曼非的毫发。我可能再也无法找到曼非带来的感觉了。

曼非走了，曼非不是完人，可我知道，我的时间之内之外，都是在寻找曼非，曼非走了，然而爱情没走，曼非独独把他的爱留给了我，让我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，在暮色四合的旷野里，一次次地寻找呼唤，我的寂寞绝望的爱情，我的哭泣着的爱情。

就像寻找他的眼睛在睫毛下片刻的睨视，寻找他的睫毛扑闪在我的脸颊上的酥痒，就像寻找他的呼吸，他的呼吸在我的周身行走的快感。

他的一双大手握着我的小手，四面的包围，温暖的力量，他的怀抱，他的肌肉抵触着我的胸部，坚硬与柔软，妩媚与强悍，天与地的合而为一，原来生命可以这样地享受：灵魂的颤抖，肉体的极度，所有的感觉都变成：那最亲最近的融化，自己和另一个自己的有机化合，刹那成为永恒，肉体如烟升腾。

就像寻找他的双唇的柔软，他的手臂的环绕，他的胸怀甜蜜如潮，他的髭须的摩擦，他的心脏不停的跳动。

他的细语温婉，他的温柔包涵，他身体的温度，是冬夜寒风里的墟烟。

曼非，无数的寻找和回忆，你仍然在我的生命里，我的生命延续至今，那完全是因为有你的气息。

你无声无息的气息浮动，吞吐进我周身的每一根毛孔。

二

肉体是短暂的，而情感永恒；

肉体是不留痕迹的，而情感保留一个人的一生。

蓦然回首，我有时真的不敢相信，自己竟会和这么多的男人发生过肉体上亲密无间的关系，我比较他们，欣赏他们，因为这些男人太优秀了，因为这些男人太短暂了，我应该怀念。

真的不能相信啊，我会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记得十七岁时，读日本的一个什么鸟自由作家写给他女儿的书信，名字叫什么《少女必读》，他说，他喜欢在酒吧里和侍女调情，并且觉得那很有情趣，而女人就不能那样，那样是很失女人的仪态的，当我看到那段时，一种莫名的厌恶涌上心头，我把那本书撕得粉碎，因为我可不希望我心爱的男人，喜欢和酒吧的侍女们调情，我甚至不能容忍，他看别的女人一眼，我的爱是那样纯洁的，纯洁得可以拿来对着太阳看。

我最感动的是我当时看的一部墨西哥的电视连续剧：《诽谤》，那里的男主角维克多爱女主角莉迪亚时，别人曾说

他，对别的女人是连一眼也不看的。所以，我对我心中恋人的要求也是那样的。

一直到我三十一岁时，我都在信奉，肉体和情感是统一的，没有情感投入的做爱与畜生无异，我对男人们做爱的随便态度恶劣地进行攻击，我攻击他们，在我的文章里，把他们看得猪狗不如，我赞美两情相悦的肉体，甚至，我那时是推崇柏拉图式的爱恋的。我曾为柏拉图式的爱情与别人吵得狗血淋头。

那时，我喜欢躺在曼非的怀抱里，只要拥抱着他的身体，只要我的身体在他的怀抱之中，那幸福的感觉就可以洋溢一生。

我转变得这样快，在猝不及防的突然时间里，我完全地转变了自己根深蒂固的思想，我把自己的观点连根拔起了，我看着镜子里，自己依然可以说美丽的容颜，我问自己：这一切难道都是真的吗？

什么是真的，没有什么是真的，只有痛哭过后的天空，一片晴蓝，放飞的悲伤如放飞的风筝，断了线，无法收回。

我想起一个诗友的那句：城市的钟，你记录时间，我记录忧伤。

那么我是城市的雕塑，凝固的纯真，干枯的青春。

就像我第一次见到沈逸飞，在京城的一家普普通通的咖啡馆里。我一向不去咖啡馆的，在我的父母的干涉说教下，我对那种地方充满了陌生的恐惧，因为他们总是在说，好女孩是不会去那种地方的。那天去咖啡馆，完全是因为在《北

京青年报》上看到了一篇写《爱尔兰咖啡》的文章。

那天，天晴得没有一丝云彩，连树叶也不会动一下，难得北方会有这样可爱的冬天，温暖得让人没有任何的脾气可发，我坐在去香山疗养院的班车上，北方的冬天一片光秃秃的，眼睛实在没有任何事情可做，翻开随手夹带、准备用来垫在屁股下面防止弄脏衣服的那份《北京青年报》，在都市情感专栏里，我一眼就看见了那篇《爱尔兰咖啡》的文章，第一句：爱尔兰咖啡，是用酒和眼泪调成的，浓浓的思念酿成的酒，加上刻骨铭心的伤别的眼泪……

作者说，他一直在寻找爱尔兰咖啡，可是他找不到，因为为他而伤别的女人，他没有，那么他就品尝不到那样盛满思念的一杯咖啡了。

我的心被文中弥漫的伤感和忧郁浸透了，湿漉漉地，一路滴着水。

我访遍了疗养院的每一个角落，没有任何曼非的消息，没有，一如其他的地方，什么痕迹和线索也没有，曼非根本就像是外星人一样地蒸发了。

三

当我又像傻子一样地站在北京的街道上时，暮色四合的北方冬天，寒冷像狼一样地啃咬着我脸颊上露在外面的皮肉，没有来的地方，就没有回去的地方，哪里都是空空的，自己更是空心的，轻轻的，比重小于空气，完全可以随空气飘来荡去。

当我随空气飘去时，我的耳边好像依稀听到小时候人们传诵的《追捕》里的那句：一直朝前走，不要向两边看，朝仓跳下去了，唐塔也跳下去了，请你也跳下去吧。跳下去，跳下去，你看多么蔚蓝的天哪……

我想起一个自杀的外国人的一句名言，他说：我将与蓝天融为一体。

我将与那冬天里，漂浮着灰绿色的肮脏颗粒和尘埃的空气融为一体吗？

我抬头望向天空，望着那即将与我融为一体的天空，星辰将现未现，风月苍白无边，高楼在闪烁的霓虹里伫立，城市在刺骨的寒风中躲闪。

当我的眼皮落下时，我看到了那个围着一圈小小霓虹灯的招牌了：往事咖啡屋。

我的心猛地被那样的名字击中了，轰然倒塌，我感觉自己真的从高高的楼上坠下了，就像“大”字一样飘倒在这条行人如织的街道上了，京城果然有着上海所缺少的文化底蕴，既然已经决定死了，为什么不去找寻一杯爱尔兰的咖啡？尝尝伤别和思念是怎样被一杯咖啡来表达的？

走进往事咖啡屋，一间很大的屋子，那种大，不仅是外表的规模，还有里面空间的宽敞，虽然隔成几个小的范围，仍然磅礴而大气，让人的心为之一爽，不像上海，永远是很小的空间，哪怕是在最有名气的衡山路上。

整个环境是清洁整齐的，迷蒙的光线，氤氲的咖啡香，怀旧的油画和桌椅，以及一群看不太清楚的人，他们只露出颧骨以下被灯光反射得通红的内容，颧骨以上的部分，都好

像被生生地锯掉了，影影绰绰，温暖而恐惧，流水般的音乐浅浅地吟唱着欧美的经典老情歌。

人在这样一个处处流淌着往昔岁月痕迹的环境里，谁能不恍惚地想起自己以前的点点滴滴呢？谁能不在那样恍惚的回忆触及里潸然泪下呢？

我拣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，脱下棉衣，我去看桌上的咖啡目录，几乎不能相信的是，我一眼就看见了爱尔兰咖啡这个名目，那个作者，找遍了英国，也找不到这种咖啡，没想到在大洋彼岸的中国，咖啡馆竟然把它摆在显眼的位置。

我向招待要了一杯一路向往的爱尔兰咖啡，放在台上，亮亮的小勺子碰着光滑的杯壁，丁当响着，声音好清脆，第一次来咖啡馆，而且是一个人，我有点不知所措地东看西看，乡下人一样，我托着腮，盯着眼前的咖啡，我的眼泪，怎么呛在里面呢？

不知什么时候，耳边的音乐换成了《My heart will go on》，熟悉的音乐一响起时，我就浑身哆嗦了一下，那成熟魅力的女声深情地唱着，她唱着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，她依旧唱着，我只是永远也不会明白的是：杰克死了，露西是怎样活下来的呢？而且，活到了一百多岁，曼非才刚刚离开我一年，我就感觉到生命已到了终点。

一个自己深爱着的男人，在突然间离开了自己的生活。无声无息地，几乎是永恒地分离，几乎是用死亡来结束和我之间的一切，我又感到了那种皮与肉剥离的疼痛，鲜血滴答的残酷，我把头埋在臂弯里，我不能再承受泪水的冲击了，

我的眼眶，已经被眼泪里的盐分腌得再也接受不起任何轻柔的冲击了。

然而歌声依旧，她不管你的感受，依旧这样精彩地唱着，我的泪水如不争气的水龙头一样地淌着。

所以，当我抬头看见沈逸飞的时候，我面前的咖啡已经凉了，而且，我也不知道那兑了酒和泪水的咖啡到底是什么味道，那可真是一杯爱尔兰的咖啡啊，永远有人用泪水来调兑。我轻轻苦笑了一下。

我打量了一眼坐在我对面的男人，一个白皙文静瘦弱的年轻人，有一张漂亮得让人不由自主地就动了心的下巴，和我年龄相当，细瘦的肩膀，在黑色的毛衣里耸立着。

他还有一双黑洞样的大眼睛，木呆呆的，那满盛在眼眶里的孤独，无声无息地透露着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具有的一种氛围，那种氛围，我一下就感觉得到，他正在向我询问：“你还好吧？小姐，我本来坐在你的右对面，看到你哭得这样伤心，我就过来看看，你不会有什么想不开的吧？”

我冷冷地望着这个男人，他在怕我会自杀吗？我不相信，北京会有这样好心的年轻人，而且，是一个这样文雅高贵的男人，像他们这样的男人，平时往往端着一张冷漠而清高的脸，好像惟此才能显示他们高级奴隶的地位。

他好一口漂亮的京腔：“你不要怀疑我，我不是常到咖啡馆找乐子的人，我是心情不好，来这里听音乐，怀想往事的。”

他的声音低沉轻柔，轻触着我孤独生疼的每一根神经，我敢断定，他不是北京本地人，因为北方男人的嗓子天生嘹

亮高亢，从他看人时那小心翼翼的眼神中，我更加断定，这人最起码是长江以南的人，还有他那瘦削的身板，那眉宇间只有江南的人才会有细致温婉的神韵。

“我叫沈逸飞，在社科院工作，能认识你吗？”他边说，边拿出他的工作证，我瞄一眼，就看向了别处，他是什么人？与我还能有多大的关系吗？我对他这样的男人，毫无兴趣。应该说，我对什么样的男人都毫无兴趣。

我划着眼前的咖啡，低着头，听耳边的音乐流淌，就想永远这样了，我还不想马上就这样离开，因为还没有想好去哪里，是车站，还是囡囡的家。我不想在寒冷的风里来做这个决定。

“你坐在那里，你眼里的寂寞吸引了我，你的眼里有很多的东西，悲伤、绝望、颓败、无助……还有我看不出的，你的眼里有我们共同的东西。”

他说，不管我是不是在听，他一直神经质样地不停地在说：“你脸色干涩，嘴唇苍白，头发没有光泽，说明你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和男人在一起了。”

这是个什么人？一个披着绅士外衣的流氓？

我这回翻眼看了一下他，他又说：“但是，你的皮肤细腻，五官清秀，骨骼玲珑，眼神犀利精明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江浙一带的女子，你只要一开口说话，我就知道，你是哪里人。”

像小时候的恶作剧一样，我忽然间来了兴致，用一口正宗的北京话对他说：“我是东北人。”

“说说你的名字，小姐，你骗不了我的。”

“我叫王小花。”

“肯定假的，”他呵呵笑了，笑声细细的，很小心的样子，望着我的眼睛，他无比的真诚：“小姐，我是真心想和你愉快交谈的，赏个脸告诉我你的名字。”

这个人讨厌，但是，我不喜欢和陌生的人搭讪，尤其是陌生的年轻男人。尤其是在我现在这样的时候，这样的心情。

北京的男人，很少有这样迁就女人的，如果是在上海，我还相信，上海遍地都是这样哄着女人开心的男人，灵机一动，我用上海话说：“阿拉上海宁。”

这回，他仰起脸来哈哈笑了，但笑声一点也不响亮，好像还是干涩的，使人想起纵欲后的清晨，他说：“一个人同时把上海话和北京话都讲得这样的好，就这一点，就不简单！”

话音一转，他又用上海话说：“阿拉亦是上海宁。”

他的上海话原汁原味，地道极了，我不得不笑了：“看在你也是上海‘老乡’的份上，告诉你：我叫丛泣，哭泣的泣。”

四

这个男人说，他是无锡人，我的心木木地，找不到任何有谈兴的话题，否则，我会像年轻时那样，坐在火车里，遇到一个老乡，就逮住开心地说个够，把他穿几号的鞋子都能

问出来的，他是社科院的博士，心理学专业。在复旦读了四年的大学，对上海的大街小巷都熟悉。

心理学？中国也有所谓的心理学吗？我的心里，那玩意儿骗人的时候多。

他的话真多，我边听边翻看着我的手机，囡囡的电话号码好像没有记在手机里，我有点恐怖了，囡囡一准还在家里等着我去吃晚饭呢，虽然我告诉她，我可能今晚要赶车回上海去了。但也是要和ta打个招呼的呀。

我开始着急地翻找我的皮包，搜我身上口袋里的通讯录，他有点怕了，他急急地问：“你要走吗？再陪我唠一会，好吗？你的咖啡我请客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知道，我的咖啡是什么咖啡吗？你请得起吗？”

“蓝山吗？”

“不，是爱尔兰咖啡，那是用眼泪呛成的，你付得起吗？”

这回，这个男人沉默了，好一会儿，他幽幽地问我：“哎，我问你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忠贞不渝的爱情吗？”我不想回答他这种无聊极了的话题，可他眼睛里的期待又让我于心不忍。

我点头：“有的，我就是。”

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，好像要把我的灵魂看出壳来似的，换了别人，也许会被这样的眼神看得毛骨悚然，但是，我不怕他的眼睛，我坦然地平视着他，两只手自然地交织在一起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。